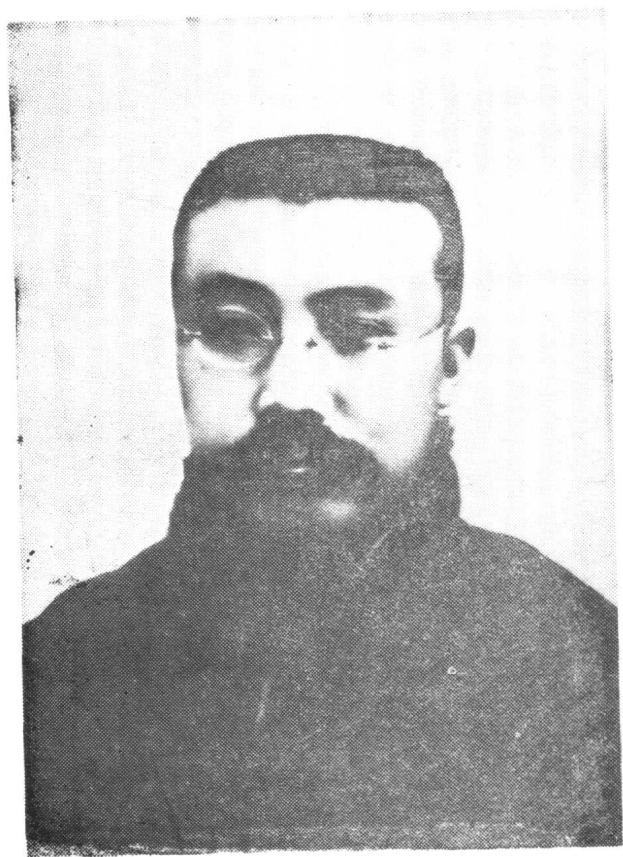




李大钊

李大钊

乐亭县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
办公室辑印



李大钊同志的遗像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邓小平题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邓小平同志题词

目 录

他的诞生.....	1
上 学.....	6
处 罚.....	9
碣石一般的仇恨.....	13
避居昌黎五峰山.....	18
水晶石.....	23
索薪斗争.....	27
五峰山二次避难.....	33
偷渡国境.....	39
在莫斯科.....	45
一张照片.....	51
“三·一八”那一天.....	57
应 变.....	66
被 捕.....	72
在拘留所里.....	78
在法庭上.....	82
英勇就义.....	85
扑不灭的火焰.....	91
启蒙教育.....	101
勤于思考.....	107
赢西瓜.....	112
尊 师.....	117

崇高的志向	120
分道扬镳	124
痛斥英国警长	128
不向反动势力折腰	132
乐于助人	137
为民除害	143
伟大的播种者	150
支持“觉悟社”	154
向神权思想挑战	157
战斗的友谊	159
“南陈北李”的由来	162
雨天学歌	165
他不让我们随便掐花	171
扫雪	176
不怕鬼	178
不当蛀书虫	182
父亲给我们讲的故事	186

他的诞生

听母亲说，父亲的爷爷①是个四方大脸，膀大腰圆的结结实实的老头儿。他为人正直勤俭，又很好客，家里常年不断有客人住着。老爷爷在关外做了半辈子行装商，冬天到关外去，第二年春天才回来，辛辛苦苦积攒下几个钱。后来，在关外挨胡子绑，受了惊吓，才把买卖收拾了，回到家乡来。

老奶奶有些痴傻，很不能干，于是家中里里外外都得老爷爷一人操持，织布要多少纱，娶媳妇办喜事请多少客，吃多少米，烧多少柴，都得老爷爷一人计算。春耕夏耘时节，他总是早出晚归，下田耨地锄草。家庭的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也算过得去。

老爷爷很会讲话，专讲公道话，庄里人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李铁嘴”。他毫不留情地数落庄里那伙为非作歹的人。凡是干过坏事的人，一听老爷爷站在大门口说话的声音，就远远地绕道溜走了。

老爷爷和老奶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早就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了，三女儿老捡姑

①父亲的爷爷，即李如珍。

子倒是守在跟前，可是她姑爷王大手厮①，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平时耍钱闹鬼的，不务正业；老捡姑子又生性贪心，爱装疯卖傻，老爷爷看不上他们。老爷爷的兄弟有个儿子，叫李任荣，是大黑坨庄里数一数二的年轻学生。由于他念书念得好，老爷爷很喜欢他。自己又没有儿子，就把任荣过继来做儿子。老爷爷自己为儿子选了走马府老周家的闺女做媳妇。这儿媳妇心灵手巧，炕上、炕下的活她都会干，左邻右舍的人见了没有不夸她的。自从娶了这个儿媳妇，老爷爷就更看不上自己的亲生女儿老捡姑子了。

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乐亭县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足足震了四、五天。震得真蝎虎②，地全震裂了，顺着地缝往上翻黑水，翻了黑水又冒白沙，随后裂缝又合上了；震得东房檐和西房檐挤到一块儿，随后又分开了；许多房屋都塌坍了。大黑坨庄的人们不敢进家住，家家在野地里搭草棚子睡，地震过后，乡亲们传说，这不过是鸱鸢抖了抖翅膀，要是鸱鸢一翻身，这一方人可就全完了。

地震的那天夜里，任荣正在酣睡中，忽然听有人喊：“快起来吧！地动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只听见屋里屋外象翻了天似的，锅碗家什丁当乱响，他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翻身跳下炕，

①厮：当地方言，Xie音“些”。

②蝎虎：当地方言，厉害。

就往他母亲家里跑。这时候天摇地动还没有停止，他一口气跑到村东头，到家一看，母亲还没出来。他进门二话没说，背起母亲就往外跑，一直跑到过继父亲家门口的老母庙前，他刚放下母亲就吐了一大口鲜血；从这时候起，他就得了病，而且病势一天天沉重起来。

当年八、九月间，村里人要在庄西头的华严寺里立一块石碑，全庄里人找不到一个能够写碑文的人，乡亲们知道任荣写字写得好，决定请他去写碑文。老爷爷听说乡亲们要儿子替大伙写碑文，觉得实在光荣，喜得他满口应下了：

“中啊！这是为大家出力，还有不中的！把笔墨准备妥当，到时候，你们找人把任荣背去吧！”

那天吃过早饭，由一位膀大腰圆的后生，把这个病魔缠身的年轻人背到了华严寺。他坐在一张皮褥子上，一笔不苟地写了碑文。没想到碑文写好以后，病更沉重了，第二年春天就病故了。他死时才只有二十三岁。他的年轻的妻子这时已经怀了孕；由于他们夫妻俩感情好，丈夫死后，她心里十分难受。她常常想到她是过继给人的媳妇，公公脾气粗暴，却也耿直；最难相处的是那位痴痴傻傻的婆母，她本来不喜欢过继的儿子，当然更不喜欢媳妇了。因此，媳妇一肚子委屈无处诉，只是闷在心里。她有时独自一人跑到男人的坟上哭泣，一哭一个死。有一次她哭得昏倒在坟地里，

很久很久没有醒来。从此，病魔也就缠上了她的身子。

就在她快要临产的那一天，全家人围着照看她，期待着那个将要出生的孩子。想到这还没出生的孩子命运竟是这样可怜，都禁不住流下泪来。老爷爷更是伤心，在家里站不住脚，便一个人到南园子里绕去了。南园子种的满是棉花，老爷爷呆呆地站在棉花地头上想念他那地震后不幸早亡的儿子。正在思念的时候，从棉花地里突然飞出一只小百灵鸟儿来。他一下捉住了这只小百灵，用两手轻轻捧着它，信步走回家来。他刚一走进大门，院里的人就向他道喜：

“大喜呀！你添了个孙子！”

老爷爷一听这话，喜得泪珠子直流，他说：

“我从棉花地里捡了一只小百灵，给我孙子拾了一个乳名来啦！‘百灵，百龄’，活得又长，长得又机灵，就给他起名叫个‘灵头’吧！”

后来，一些老太太们说：“灵呀灵的，会叫傻了呢！要是叫‘憨头’倒会越叫越灵。不如叫个‘憨头’吧！”这样，孩子的乳名就叫“憨头”了。

孩子落生以后，年轻的母亲一心一意想把孩子拉扯成人，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是，她的病却愈来愈沉重。孩子是他的父亲去世后八个月生的；在他出世之后，不满一年，母亲就抛下孩子夭亡了。这个年轻的母

亲留下的孩子，就是我的父亲。父亲降生的那天是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即公历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的父亲是老爷爷辛辛苦苦，用光头饽饽、高粱米粥，一口一口喂大的。老爷爷亲手喂他的孙子，绝不叫别人插手，嫌她们粗心，不知道孩子一天该吃多少次，一顿应吃多少分量。老奶奶就更不用提了，她连自己都照看不了，还能照看孩子吗？只有我的父亲的亲祖母，是个老贫农，住在庄尽东头，她常来帮忙照看，老爷爷倒还放心，因为他知道二弟媳妇心地善良，手脚利索，照看自己的孙子是可靠的。

虽然老爷爷是暴性子，抚养孙子却非常细心。谁都想不到，那样年迈的老爷爷居然能把不满周岁的孩子抚养成了人，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上 学

老爷爷不但在生活上对孙子是那样关心，对孙子的学习也非常关心。他想尽各种办法培养孙子，一心要把他教育成一个读书知理的人。

父亲三、四岁上，由爷爷亲自教他识字；到六、七岁上，老爷爷把他送到庄西头老谷家跟着单子鳌老先生学习；到了十三岁那一年，爷爷听说小黑坨张老恭家里要给儿子设专馆，请赵魁斗老先生教学，他又到处奔走，想找机会把孙子送到老张家学习。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黑坨老张家是乐亭数一数二的首户，家里住的是小楼和雪片大瓦房，就凭一个庄户人家的子弟，咋能高攀进老张家的专馆去学习呢！但事也凑巧，张家的儿子张春迥养得很娇，有四房老婆守着这一个独子，他们担心儿子一个人跟老师学习太寂寞，总想给儿子找一个学习的同伴，又加上赵辉斗老先生跟我的外祖父赵文隆是朋友，也很喜爱父亲的聪明伶俐，于是经赵老先生从中说合，父亲这才进了老张家的专馆。

父亲在十四岁那一年，正赶上科举考试，他到考场上去应试，据说因为不小心把墨迹涂在卷子上，也许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没有考取。他心

里很难受。爷爷看出孙子的心思，安慰他说：

“那有什么不痛快，再念，再考！”

他在老张家又继续学习，不到三年，张春迥因病死了，赵魁斗老先生感慨地对老爷爷说：

“春迥死了，他不能再到张家学习了，这当然对他的学习不利；可是，即使春迥不死，我也教不了他了。你应当为他另请高师，还是把他送到永平府中学去上学吧！”

老爷爷听了赵先生的话，就把孙子送到永平府中学堂上学。那时，父亲已经十六岁了。

父亲上永平府中学的第二年老爷爷就去世了。

在老爷爷病重的时候，父亲收到家信，急忙赶回家来。他一走进庄头就哭，一直哭到家里。那时，正是八、九月间，天下着连阴雨，到家以后，他几夜守着老爷爷不睡。

有一天黑夜里，雨还是不停地下着。老爷爷忽然睁开眼睛往四处寻找，看见孙子正守在自己身边，他动了动嘴唇，呜啦呜啦地说：

“还没有睡？来，靠近我一点，我有话要跟你说！”

父亲连忙上前凑了凑，老爷爷接着又说：

“我死了，千万不要大发送。人死了没有什么，气是清风肉是泥，埋了拉倒，把省下来的钱留着给你念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把书扔掉！”等了一会儿，老爷爷断断续续地说：

“今年是伏吊①，明年不收麦子。咱们有一块托盆地②，秋上你在那里种上麦子，明年靠住能丰收！”

说罢老爷爷又动了几下嘴，不知要叮咛孙子一些什么。可是话还没说出就咽气了。

老祖父死去以后，老捡姑子串通她的一个本家哥哥，在家里大闹一场，说老爷爷是“绝户”，就得大发送，把家里剩的那点财产全部“踢荡”干净了，他们才算罢休。从此父亲求学遇到了很大困难，都是由我母亲典当挪借，来供他继续上学的。

父亲到天津考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他刚到天津投考学校时，长芦银行实习所也录取了他。父亲想继续上学，不愿到银行去工作，他讨厌和钞票打交道，往资本家方面发展，但家中经济困难，上学要由我的母亲典当维持，他也感到为难。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给大伯父李任元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志愿和不愿到银行工作的想法。

伯父李任元，见信后马上回信鼓励他上学，信中说：

“你要逛山就逛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当继续求学深造。”

他伯父的话，恰合他的心意。于是他摆脱了家庭困难，克服了矛盾的心理，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①伏吊：伏天没下雨，当地叫伏吊。

②托盆地，即洼地。

处 罚

老爷爷虽是生意人出身，却偏偏喜爱读书明理的人。他把后半辈子的精力完全投到孙子身上，想把孙子培养成一个象样的人。他最憎恨成年累月集到老母庙里的赌棍们，因为老母庙紧对着我家的大门口，生怕这帮人影响了他的孙子。他时刻提防着不让孙子往那伙人里凑。

每天，全家人吃过晚饭以后，都坐在北屋里闲聊。老爷爷坐在北屋里靠西边的凉床上跟大伙谈话，一谈就很容易谈到老母庙后面的那帮赌徒。他用洪亮的声音愤愤地说：

“那是一伙害群之马，老天爷给了他们一双手，不用来干好事，黑夜白天耍钱闹鬼，染满两手铜臭，象这样醉生梦死地混下去，那有啥意思呢？”

老爷爷在孙子面前不断地挖苦那些耍钱闹鬼游手好闲的人，常带着教训的口吻说：赌博不是好人干的。因而父亲从小就远远地离开那些人。他有时也想凑到跟前看看热闹，老爷爷认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绝不允许他去。

父亲在庄西头老谷家的私塾里读书，书念得很认真。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庭和外边人接触，

老爷爷很不放心。每天日头稍微一偏，他就站在大门口巴望，从老母庙往西瞅，一直瞅到老谷家门口，等着孙子回来吃饭。

有一天中午，老爷爷看见日头影正了，他就紧忙做好了饭；饭菜整整齐齐摆在红漆八仙炕桌上，等着孙子放学回家吃饭；但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等得他十分焦心。他拄着拐棍从家里走出来，站在大门口不住地往西边看，他看见老母庙后面黑压压一群人围在那里扔坑儿呢，旁边还站着一群看热闹的；在那人群里，正好有他的孙子。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拄着拐棍又转回家里来了。

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一进门就喊了一声：“爷爷！”

老爷爷板着脸说：

“吃饭去吧！”

父亲吃饱了饭，待了一小会儿，老爷爷就问他：

“你做啥来着，回来得这么晚？”

“没做啥，看扔坑的来着！”

老爷爷又问：

“看扔坑的热闹不热闹？”

“热闹！”

老爷爷用眼睛盯着孙子的脸，点点头又说：

“热闹是热闹呀，比家里坐着不动，光念书要热闹得多呀！”

等了一会儿，老爷爷愤愤地接着说：

“可是，我嘱咐你的话就白说了吗？不让你往那伙人里凑，你偏往里凑，现在你认罚不认罚？”

“认罚！”他没有哭，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认罚是合理的。他甘心情愿地听候爷爷给他的处罚。

过了一会，老爷爷又说：

“要是认罚就到房上给我翻麻去！东厢房门脊瓦里有一把大木杈子，拿了到房顶上翻麻去吧！”

老爷爷在北正房的房沿上密密砸砸晒了一片麻，要是翻起来当然相当吃力。父亲拿着一把木杈子，顺着后院的梯子爬到正房上来，一杈一杈地翻了起来。当时正是七、八月间，毒毒的日头晒着那他瘦小的身子，他那细细的胳膊，瘦小的手儿刚刚能举起一把杈，翻起麻来真叫吃力，累得汗流浹背，险乎把他累坏了。父亲的表姑和老姑在下面一直给他找说情的机会。看见他那副可怜样儿，她们心疼得眼泪往肚里直流。看看麻已经翻完了一半，她们觉得该是说情的时候了，两个人就到老爷爷跟前去讲情：

“天太热了，看把孩子累得汗从头上往下直流！把孩子累伤了咋办呀？”

老爷爷早就等着这两个老姑子来给他孙子说情了。老爷爷赶忙说：

“嗯，是时候了，快下来吧！”

每逢老爷爷处罚孙子的时候，这两个姑姑